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她来中国看申花

沈坤或

英国人吉玛又来中国了,这是一年中的第三次。几个星期前,她在微信上匆匆忙忙发了条消息给我,还没见上面就直奔成都去了。在那个结局早已注定的周末,她和数千申花球迷盘踞于凤凰山球场的看台一隅,拼尽全力喊破喉咙为球场上的11个人助威。好像喊得再响一些,就有可能扭转命运的走向了。

其实都是徒劳,他们比谁都清楚。因为另一块场地上,原本在积分榜上就领先的上海海港早已早早锁定胜局,这意味着凤凰山无论发生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让我换一种说法,那个周末下午站在看台上的申花球迷,与其说是来见证球队捧起他们在中超历史上的第一座联赛冠军奖杯,不如说是来祈盼一个

奇迹;与其说渴求奇迹的发生,不如说仅仅是想陪伴球队到赛季的终点。正是这种大限度的听天由命,让他们从上海启程搭乘飞往成都航班的身影显得尤其悲壮,而我的朋友吉玛是从英国谢菲尔德启程的。

她上一次来是今年年初,当时花了将近1.8万元买了往返机票,为了在现场看一场申花的超级杯决赛。那场比赛前,我们在乌鲁木齐路上的小馆子里吃饭。席间聊起当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实施的过境免签政策,她有些遗憾地撇撇嘴,说免签的国家里没有英国,所以自己每次来还得办签证。后来英国也加入了免签行列,但对于她来说没有帮助,144小时怎么够!

说起来让人有些难以理解,但事实就是这样:英



智慧快餐 AI 赋能,无限可能…… 郑辛遥

国人吉玛是个申花球迷。作为一名以拍摄纪录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吉玛多年前从网上的新闻里关注到中超。她有一个昔日的同窗好友,后来迁居上海。2017年,她来上海探望好友,顺便去虹口看了场申花的比赛,被申花球迷的助威阵仗感染到了。通过那个朋友,她找到了球迷组织中体量最大的一支:蓝魔。从那时候起,她办了年卡,加入了蓝魔。她决定,自己有一天要完成一部关于这些上海球迷的纪录片。

我们后来讨论过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只记得是申花在某场德甲落后,球迷一起吃夜宵的时候。但那些年里他们德比几乎总是输,也就想不起哪一场了。那一晚,长着一双温驯鹿眼的吉玛不声不响挤在一桌球迷中间,笑盈盈的,边上放一台摄像机。

她后来告诉我,自己之前来过中国,在一个外地城市学了中文。所以大家只要说普通话,她都能听懂。那晚我问她:“都说老外看中国女孩的眼光和中国人不一样,那你看

我在厨房的灶台上,看见了一只蚂蚁。这肯定不是偶然事件,当一个地方出现了一只蚂蚁,说明附近一定会有更多的蚂蚁。我的判断没错,很快,我就看见另外几只蚂蚁,沿着第一只蚂蚁走过的路线,来回地奔跑。大多数的蚂蚁,一辈子都在觅食和搬运,这次它们算是找对了地方,在人类的厨房,最不缺少的,就是食物。

换了另一只蚂蚁。也许没换,还是那只蚂蚁。蚂蚁跟蚂蚁一个样,它们又不停地绕着饭粒转圈,转得我老眼昏花。它再次往上爬,这一次,我看见一只蚂蚁空身爬到了饭粒的上方,试图往上爬。蚂蚁也懂得配合啊。可是,光滑的,垂直的水槽上,根本使不上劲。它们又一次摔了下来。

厨房里的蚂蚁

孙道荣

它们是怎么进入我家的,又是怎么找到了厨房,这是个谜。我家在一楼,任何一个细微的缝隙,都可能成为它们的通道。一只蚂蚁的路,比我们人多得多。它从不需要修路,任何地方,任何方向,都是蚂蚁的路。

不过,厨房刚被我清洗过,到处都抹得干干净净,这一定让蚂蚁失望,把这家主人想象成了一个抠门或揭不开锅的人。也许它们根本没时间去想这些没用的东西,有点时间还不如再四处找找呢。

我有点干着急。我都想出手了。我只要用一个勺子,就能轻飘飘地将那几只蚂蚁,连同那粒饭粒,一起铲起来,让它们像坐宇宙飞船一样,飞到灶台上。如果我真这么做了,只是举手之劳,但在那些只蚂蚁看来,就是壮举,神迹,足够它们回到蚁穴,跟别的蚂蚁吹一辈子。

这个念头一闪现,就被我掐灭了。我可不想这么一大把岁数了,还像个孩童一样,干涉蚂蚁的事。我小时候就是跟蚂蚁过不去。我和小黑子是发小,但我们最好的玩伴,并不是彼此,而是蚂蚁。我们在地上看见了几只蚂蚁,就能打发一个下午的无聊时光。小黑子随手拔起了一根草,拦了一只蚂蚁前,蚂蚁先是绕开了,小黑子又将草横在了蚂蚁的前面,这一回,蚂蚁上当了,爬上了草。小黑子飞快地将草从地上捡起来,蚂蚁和草,一下子就一起悬空了。蚂蚁肯定吓了一跳,妈呀,我怎么飞到天空了啊。它就顺着草爬,想找到一条回到地面或回家的路。它爬到了草的尽头,一看,是悬崖,断头路,赶紧往回爬,快爬到小黑子的手指尖时,小黑子飞快地换手,握住草的另一头,可怜的蚂蚁,看到的又是天涯。

还真就有了发现。一只蚂蚁,停在了水槽的沿口。它向下张望。我的目光也顺着蚂蚁的目光,向水池下望去。我看见,水槽的角落里,躲着一粒饭。蚂蚁肯定也看见了它。也许是闻到的。我又不是蚂蚁,只能瞎猜。水槽是垂直的,以一只蚂蚁的视角,那无异于一个人站在高山之巅,看见或闻见了山脚的一只烤鸭蹄;抑或像立于危石上的一只鹰,看见了山脚乱石堆中一只正在吃草的兔子。它趴在水槽口,向下探望了一眼,又缩了回去。蚂蚁也会恐高吗?但它徘徊着不肯离去。又一只蚂蚁赶过来了。两只蚂蚁碰了碰触角。一只蚂蚁折身返回去了,另一只蚂蚁,则毫不犹豫地顺着笔直的水槽,向下爬去。它这是不要命了吗?

那时候,我们只觉得蚂蚁好蠢,只能看得到眼前巴掌大的地方,而我们当中最小的孩子,也能看得见整个村庄。就像小黑子的爷爷总是笑话我爷爷没有见过世面,因为他爷爷去过县城,而我爷爷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几公里外的集市。

我正陷入蚂蚁和童年的遐思中呢,妻子忽然冲进厨房,拧开了水龙头,哗哗地冲洗她刚买回来的水果。我来不及阻止,探头一看,水槽里已是一片汪洋,那几只蚂蚁和那粒饭,一起被冲入了下水道。

蚂蚁和我的童年,“哗哗”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李白《赠汪伦》为哪般?

李伶

读大学时就向往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洒脱生活,如今有了机会经常旅游,去过不少李白留迹处,比如李白故里江油、庐山瀑布、“蜀道难”剑阁、瞿塘峡口的白帝城、“楚江开”的天门山、“送我至剡溪”(浙江)等等。十月上旬,自驾黄山过安徽泾县,就是想亲眼看一下“深千尺”的桃花潭。

桃花潭,因李白的《赠汪伦》这首诗而闻名千余年,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竟让傲气的李白表达了深切的感激之情,让小人物汪伦名垂千史?

桃花潭距离黄山、九华山、太平湖都很近,我是从太平湖过去的,在路边过桥停车看到的第一眼桃花潭并不惊艳,与太平湖相比感觉比较“秀气”,尤其是加上远处十月的金色麦浪,更觉秀美。

再开车深入整个景区,到水边欣赏,可以看到清澈的桃花潭水倒映着周边鳞次栉比的徽派古建筑,白墙青瓦马头墙衬托着远山绿树,延伸至远处,潭水碧绿,苍叠叠翠,山光水色,旖旎如画。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那么,桃花潭水有没有“深千尺”呢?目测没有。按照推算,千尺相当于如今的311米,据悉桃花潭水的实际深度3-5米,最深处7-8米。所谓“千尺”,李白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

那么,李白为何那么感激名不见经传的汪伦呢?其实,汪伦只是李白“超级粉丝”,在泾县当过县令,听说李白在附近南陵就写信邀请他来泾县游玩。汪伦写道:“君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林。君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此时手头已不富裕的李白闻言大喜,赶到后汪伦带他去了一家小酒店,豪饮畅谈。李白问“十里桃花林在哪里?”汪伦答:“这里啊,看看门口的两棵桃树,看十里桃花林也是看桃树,何必舍近求远呢?”万家酒店就是姓万的人开的酒店。李白也没生气,因为在泾县游玩的日子里,汪伦一直盛情款待,直到李白离开的那天,他更是“赠名马八匹、官锦十端,而亲送之”——汪伦到桃花潭边踏歌相送。

我查了一些资料,李白当时是四婚,夫人宗氏是武则天时期宰相楚客的孙女,因对李白的诗歌《梁园吟》极大赞赏而与他结缘,与李白兴趣相投,是李白感情最深的一段婚姻。但宗氏身份使她家很快败落,李白仕途一直不如意,也没有什么收入,两人此时日子已近艰难。所以汪伦的大手笔令李白十分感动,留下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谢意。李白一生多游历,没正儿八经过过,没有稳定的生计来源,可能他也希望他人能像汪伦那样对他,成为一件荣耀的事情。

《赠汪伦》李白已年过五旬,也许是他好心情的结束,因为随之而来的安史之乱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李白之后参与王永李璘的叛乱而被捕入狱,大赦后最后卒于当涂。

因为李白,桃花潭有了浓郁的人文气息,在流连忘返的同时,感受着自然的魅力和历史的积淀。

同一屋檐下

张秀英

没有办法,母亲只好将鸭子捉在手里,等鸡重新进了棚后,蹲下身,一只手将鸡棚门先关上,然后再慢慢地、悄悄地推开门缝,另一只拎着鸭子快速塞进门缝。只听见鸡棚里顿时响起咯咯声、嘎嘎声、喔喔声,闹嚷一片。

事情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糟糕。第二天,打开鸡棚门,两只母鸡打头出棚,公鸡随后。两只鸭子最后出来,羽毛稍许乱,但精神

蛮好,嘎嘎声依旧响亮。母亲不考虑为鸭子另外搭棚了,但问题又来了。大概一个多月,日里没有鸡蛋,夜里没有鸭蛋。母亲不急,手里端着个旧脸盆,脸盆里有谷粒,也有碎菜叶伴着的糠团。这几天,鸡鸭居然同食了。我看见一盆吃食,鸡鸭不分你我,鸡会啄几粒谷子,鸭子也会吃一个糠团,很自然的样子,好像它们原本就是这样的。鸡也不啄鸭

的收入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其他地方可以手紧一些,上海是一定要来的。我替她粗算算,仅这一年里她就来了三趟上海,每次都要待上一个月左右。连机票带食宿,也得花掉小十万元了。问她,英国的家人和朋友是不是觉得她疯了。明明家

门口就能看到世界上最精彩的联赛,何苦要把辛辛苦挣的钱折腾个精光,飞越半个地球来看中超?竟然还是看中超!她笑笑,说他们是感到有点奇怪,但大家都尊重她的爱好。

在上海,围绕申花的一切都是激情的,血脉偾张的;回到谢菲尔德,她就

回归了平静而按部就班的生活,而身边的朋友们也都已结婚了。

有一次她去朋友家聚会,那是一个典型的幸福之家:有孩子,有狗,有花园。大家吃饭喝酒聊天,和平时一样。但那晚走出朋友家,她哭了。因为突然被一阵伤感情击中,想到自己其实一无所有。

在她讲述的瞬间,我突然理解了她。一切关于足球,而又不仅仅是足球。上海和申花犹如她生活中打开的一道逃避之门,感到现实难以忍受的时候,就可以掰着手指头算算机票钱存够了没有。足球是激情,也是慰藉。



七夕会

房山大石窝镇是汉白玉的故乡,皇家园林的很多汉白玉产自那里。汉白玉的端庄与洁白,让汉白玉雕刻有一种华贵的历史美,自然颇得皇家喜欢。专家说:汉白玉原来不叫汉白玉,而叫汗白御,汗是指隐含在汉白玉里像汗线一样的纹路,御则是指被皇家所用。因其产在燕国,也被称为燕石。

我见到的雕刻家刘鹏先生是江西吉安人,在景德镇学习过美术,又到中央美院读了雕刻艺术专业研究生。刘先生的眉毛飘逸

出许多,一看就像古代的书生行走在乡野。他来房山雕刻汉白玉已经十几年了,还办了一个雕刻学校。吸引了不少雕刻家和求学者。

在一个名曰“律动”的作品前,一个个蚕蛹破壳而出,正以生命的亮色展示着律动的品质。单凭玉的洁白无法成就这幅作品,刘先生利用烧制景德镇陶瓷的经验,通过上千次试验,终于可以在汉白玉上留下珍贵的画了。汉白玉这种极容易被烧断裂的材料,在刘先生手里成了“绕指柔”的艺术品。一位在国外留学十五年的游子,看到一个低头沉思的凤凰,匍匐在地,泪流满面。刘先生的雕刻作品,把汉白玉的材质与表达物象的特质和要表达的主题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人感觉耳目一新,震撼心灵。自幼失去母亲的刘先生,常在别人的描述里思念母亲,他把母亲描述成一位外表普通而生命力顽强的女

性,最后演绎成尺寸错位、夸张的《大地母亲》,看上去雄浑阔大,给人无限的视觉冲击力。

雕刻瓶的内雕艺术是一门绝技。在汉白玉做成的瓶子里内雕,需要一种绝妙的技艺。刘先生烧制的上彩汉白玉雕刻作品,已经是了不起的创新,而他内雕的功夫则是更令人叫绝。当汉白玉瓶子内的灯光打开,美轮美奂的图画透出其他材质所没有的质感。现代人对自然、历史和哲学的阐释,为这些汉白玉重新找到表达的舞台。

雅玩